

中国作家文丛

我行我诉

杜进明 著

WU XING WU SU

作家出版社

作为一个用文字糊口，
把文字当口粮的人，我对
文字向来看得是比较神圣
的，我从不轻易糟蹋文
字，就像我的母亲一辈子
不敢糟蹋一粒粮食一样。

那么，请打开书，打开
书，你们就会走进我的心
里，我会爱上你们的，但愿
也被你们所爱。



中国作家文丛



我行我诉

杜进明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行我诉 / 杜进明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6.4

(中国作家文丛)

ISBN 7-5063-3390-2

I. 我… II. 杜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0545 号

我行我诉

作 者: 杜进明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鸿艺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228 千

印张: 9.125

印数: 001 - 2000 册

版次: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390-2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请你走进我心里 (序)

本来打算要请一位朋友来写序的。这几年，虽说文章没有写出什么名堂来，但通过文字、通过网络，我也结识了不少有名堂的朋友，请出任何一个来，都能给咱壮壮门面。但我这人又天生怕求人，总觉得求人的事情和跟人借钱差不多，再好的朋友，也难免生出些许尴尬来。于是，为了免人所难，免生尴尬，就只好自己捉刀了。再说了，这书本来就是很自我的一本书，我把这本书整理出来，呈献在读者面前，是想请朋友们走进我的心里。而让别人写序，等于把人家放在我的门前替我招呼客人，我却回避了。咱又不是什么达官显贵、老爷过街，回个什么避呀你说！所以，这么一想，我就觉得还不如自己敞开心扉，向朋友们虔诚地做出一个请的动作来的实在。

是的，我说过了，这是一本很自我的书，所以我对书取名《我行我诉》，并且连书内的分辑都分别冠名为“我行我诉”、“我来我往”、“我言我语”、“我思我想”。说白了，写的都是我的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亲身经历和所思所想。我把它写下来，只是出于对我心灵的抚慰，且不能排除有自恋情结在里面。而我之所以还把它以书的形式出版，是因为我渴望交流，渴望表达。交流和表

这我以为是人的一种本能，是掌握了语言文字的一种动物的不可遏制的冲动，这冲动是不能压抑的，压抑就等于阉割或自阉，我不想成为一个被阉了的人，被阉了的是太监，太监是废人，也是非人。

其实出一本书的心愿，在我来说已不仅仅是当下的冲动了，可谓由来已久了。因为算起来，我好上写作这劳什子也已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而是十几年了。想想写了十几年，不出一本书，也太说不过去了，太对不起自己了！尽管，每当我走进大学的图书馆，走进书市，走进任何一个城市的书店大楼，面对那何止是汗牛充栋，简直可谓浩如烟海的书籍，总是让我觉得，世上有这么多的书，还需要我也来滥竽充数吗？就像阅读大师的作品，面对大师的高度，常常使我对自己的写作失去自信一样。但是，俄国作家契诃夫说得对：大狗叫，小狗也要叫！试想，这世界上如果只有那么几个大狗在汪汪，而听不到小狗的叫声，岂不是太单调、太寂寞了？况且，如果在大师面前，我放弃了写作，岂不等于放弃了与大师对话的途径？而王婆卖瓜地说，我感觉我这本书至少还能看得下去，因为我是用心去写的，是让文字从我的心里真诚地流淌出来的。同时作为一个用文字糊口，把文字当口粮的人，我对文字向来看得还是比较神圣的，我从不轻易糟蹋文字，就像我的母亲一辈子不敢糟蹋一粒粮食一样。

当然，一本书呈献在读者面前，还是最好由读者来说话，作者尽量闭嘴，少唠唠叨叨。但是，我是请朋友们走进我的心里，所以还是忍不住想说上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

附带一说，在这本书的第四辑里，我附了我今年要写的一本

新书《2006' 我的精神日历》的十二分之一节，这不是为了充字数，而是想顺便做个广告，以引起出版家的注意。

感谢中国作家杂志社图书编辑室给了我出这本书的机会；感谢爱我的和我爱的所有朋友们以及我的妻子和儿子，正是你们的关爱，才使我没有失去自信。

那么，请打开书，打开书，你们就会走进我的心里，我会爱上你们的，但愿也被你们所爱！

2006年2月9日 杜进明 于南山居书屋



目 录

第一辑 我行我诉

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

——献给我的母亲 / 3

还乡 / 17

黄米惨饭 / 25

写给我的儿子 / 30

妻子抄稿 / 34

童年的记忆或故乡 / 37

情结乡下书店 / 40

命运圈圈 / 44

嫂子：一声痴情的歌唱 / 48

想起了丁主办 / 52

《一件小事》后传 / 56

捞钱 / 59

第二辑 我来我往

告别在箫声中

——记我的朋友野雪 / 69

矿区文人 / 78

夜读杨竞 / 105

在澡堂与网友聊周泽雄和老酷 / 111

情欲与物欲的曝光

——读老酷《有多少爱可以再来》 / 117

关注生命

——读《以中国普通百姓的名义》 / 126

痴者事成

——序《郁振邦书画集》 / 129

我和金秋不得不说的网事 / 132

第三辑 我言我语

死亡指标与生命价值 / 141

试论“刁民” / 146

“和谐”的真谛 / 151

体制内与体制外 / 153

神经病缘何爱戴大盖帽？ / 157

娱记不易 / 161

- 为爱活着 / 164
有一个词叫惭愧 / 167
敞开你的心扉 / 169
我的另一面 / 171
平庸的大多数 / 176
说说她们 / 181
我的病就是没感觉 / 185
消磨生命 / 188
回忆是一种病 / 191

第四辑 我思我想

- 赤裸者说 / 197
成语别解 / 214
断想：感动是一种幸福 / 235
关于门的遐思 / 240
2006' 我的精神日历（节选） / 245
把写作进行到底（代后记） / 281

第一辑

我行我诉

做为一个凡人的愚昧之处就在于，我们通常对某句话的理解，往往只是表面的、浅层的，而等到某些事情发生了之后，才会恍然领悟到，这句话其实还有包涵天意成分的另一层意思。然而，红尘之中，芸芸众生，能识破天机者又有几人呢？



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

——献给我的母亲

写了十几年的作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文字会变得如此沉重——比铅还要沉重。是的，我是说写我的母亲——我是说当我一次又一次提起笔来要写写我的母亲时，那种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，都会如排山倒海般向我压来，以致使我一次次在文字面前不堪重负，一次次在文字面前瘫倒，一次次像溃不成军的俘虏一样在文字面前缴械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我必须要写写我的母亲，虽然我稚嫩的笔，目前还无法承受如此之重，但在我将要出版的第一本书里，不能没有写我母亲的一页。如果不写到我的母亲，我的文章写的再精彩，对我来说都会显得毫无意义；我的书出的再华丽，都会在我的眼里变成一堆废纸。而且，在母亲离我而去的这八年来，我的心上仿佛一直压着一块石头。我想，作为儿子，作为一个涂鸦文字、靠文字糊口、以文字来证明自己还活着的人，如果我不写写母亲，不以文字的方式对母亲的灵魂进行超度和告慰，我心上的这块石头便永远不会被揭去，我也永远不会得到安宁。所以，即便是自私地出于对我心灵的减负和减压，使我能够稍微轻松地面对生活来说，我也要写写我的母亲，不管即将扑面而来的文字会有多么沉重，我都要以担当一切的勇气去承

受。尽管这对我来说，会是无比的残酷，无异于我又拿起刀来，在我受到重创的心口上，一刀刀割开那尚为痊愈的、还没有结痂的疮疤。但我宁肯将此行为视为一次手术，以便放掉积在我心上的脓血，也好增强我的心理免疫力，使我这辈子不得心脏病。

“我母亲这辈子太苦了……”

一提起母亲，我就会变得像孤苦伶仃的祥林嫂逢人便诉说“我真傻，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”一样，说出这句话来。但我的诉苦，并不是想得到更多廉价的安慰和同情了。我只是想，就像我挨了打，遭了刀割，要叫一声“妈！”，喊一声“疼！”一样，来减轻我的伤痛。因此，我还是要说，我的母亲这辈子太苦了！她三十二岁就开始守寡，含着血泪把我们拉扯大，但在我们刚刚能奔着饭碗的时候，她却撒手人寰了。至今，当我想起那一幕，就有一种遭遇五雷轰顶、天塌地陷的感觉。同时，使我对生命的脆弱、生命的不确定性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：一个人生命的消失，居然只那么悠忽的一瞬，像一阵风，一阵雨，一颗流星的一闪。这太突然了，突然得使我无法接受。而我的母亲就是这样，刚刚还有说有笑，突然间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突然的，仿佛被一阵风刮走了……

那是1998年农历正月十二的中午，母亲突然感到一阵手麻，就躺倒了，躺倒后再也没有能够起来，十二个小时后，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

母亲躺倒在了老家的一个几近废弃了的土窑洞里，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，也不可能预料到的。因为我们早已离开了这里，不再在这里生存了。然而，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，这正应了乡民们一句颇具宿命色彩的话：生有时，死有地。所以，母亲走了以后，乡亲们都说，“她这是回来落脚来了。”

1998年旧历年刚过，母亲便张罗着给我去世二十周年的父亲“烧纸”。“烧纸”是老家祭奠已故亲人的一种仪式，多在十周

年或二十周年举行。给我父亲“烧纸”，一直是母亲的一桩心愿。在此年前，母亲就跟我商量，提出要把这件事当个事情来过一下，并催促我早做准备。说句心里话，我对“烧纸”这件事并不怎么上心和乐意，这倒不是怕花钱，或认为是一种迷信活动，而是我惧怕唤起二十年前的悲伤。二十年前，在煤矿工作的父亲，遭遇一起冒顶事故身亡。父亲的遗体被送回老家后，草草进行了埋葬。老家人向来对丧事很重视，因此，对我父亲的草草埋葬，母亲心里一直觉得很歉疚，常常念叨一句：唉，人家也是有名望的！于是就一直想用“烧纸”的方式，来进行补偿。我能理解母亲的这种心愿，所以尽管心里不是太乐意，但并没有反对。其实，早在父亲去世十周年的时候，母亲就有了这种补偿的想法，但当时我们刚刚搬到矿区，生活非常紧困，所以母亲只是将这想法淡淡地提了提，而没有付诸实施。但当我们姊妹三人都有了工作，并且该成家的都成了家的时候，母亲便果决地实施她的补偿计划了。

父亲的祭日是正月十五。这是一个传统的美好团圆的日子，而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遭遇矿难的。多年来，在别人吃元宵、闹花灯、兴高采烈狂欢的时候，我不止一次的发出过对这个日子的诅咒，不止一次的含着血泪倾诉过我的忧伤，我像一条受伤的狗一样，一次次在这个日子里自恋地舔着我的伤口。所以，在我的日历上，这个日子永远是黑色的。

为了使“烧纸”这件事顺利进行，在年前的腊月里，母亲就打发我回老家，一来给父亲上坟，二来安顿我提前把阴阳先生找好，确定好“烧纸”的具体时辰，并委托二叔，买好彩纸，做好花圈和纸人、纸马等祭物。我按母亲的吩咐，将诸事一一办妥，回来告诉母亲，阴阳先生确定的“烧纸”时辰是正月十二，并要我们在正月初九赶回老家，初十开始颂经，设置祭奠道场。于是过完年，在正月初八，我便找车，准备老家之行。可是事情一开

始就极端的不顺利，好像有神灵在冥冥中阻止我们的次此行动。首先是车的问题。本来我和领导说好单位的客货车去（因为要拉煤），但到了我们准备动身的初九的早晨，单位的车有要事，去不了了。情急之中，我只好打电话向我的一位当乡长的同学求救。好不容易把电话打通了，同学也答应了，可他指派给我的客货车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最后打电话一问，说是车发动不着，电瓶出了问题，司机鼓捣了半天，也没有鼓捣好。无奈，我只好想别的辙了。但就在我准备出去租车时，同学又打来电话说，他让司机换个电瓶，明天一早上去。于是只好就推迟到第二天了，也就是初十。

“初十”。

我虽说不是一个太迷信的人，但那天对这个“初十”的日子心里总是觉得有点别扭，莫名其妙的就把“初十”和谐音“出事”联系起来了。所以，如果不是阴阳先生把“烧纸”的日子已经确定了，我那天就不想动身了。但没办法，只好心怀鬼胎，又鬼迷心窍的在初十动身了。然而初十的早晨，当我终于把车等来，到煤场去装煤的时候，又遇到了一件始料不及的尴尬事情：煤场里居然没有一个装卸工，都过年放假了，还没有上班。看来，煤只好由我亲自来装了。可我是一个玩笔杆子的人，好多年已经沒有下过苦了。但那有什么办法呢，除非这煤你别拉。于是，我丢了外衣，操起一把簸箕大的铁锹，像跟人赌气一般装煤了。而当我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把两吨煤装到车上时，累得我差点晕了过去，因为我一早上连一口饭也没顾上吃（也幸亏没吃，要吃上饭的话我可能都会累得吐了），更何况我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。把煤装好之后，回到家，吃过母亲做好的饭，我们一家人，包括我的姐姐、姐夫、外甥都坐上车上路了。这是我们离开老家后第一次全家老小一起返乡回老家，所以母亲显得很高兴。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心里总是有鬼一般，只想着路上千万别再

出什么事，因为到老家有一段便道很不好走。还好，老天保佑，路上总算平安无事，谢天谢地。

可回到老家后，听二叔说，阴阳先生捎来话说，“烧纸”的日子又改在正月十四了。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。这什么阴阳，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！随后我又听说，阴阳改日子的原因是别处死了人，他又挣那头儿的钱去了。俗话说，“应人事小，误人事大”（最初听到这句话，我记得好像还是从一位阴阳先生那里听来的），可这位阴阳倒好，为了多挣钱竟不顾先前的约定，答应的事情轻易就往后拖了，连起码的“职业道德”都不讲了。如果不是为了讨个吉利，如果确定的日子可以随意变来变去，那么还找你阴阳干什么呢？这阴阳也太不地道了。没办法，我们就只好等，也乘这个时间先去走走亲戚再说。

走了几家亲戚，捱到了正月十二，按阴阳先生拖后的日子，今天该布置祭奠道场了。

道场设在六叔家搬掉的一个院子里（因为虽说是回老家，可我们家早已不存在了）。六叔这几年进城做生意去了，也不打算再回来了，这个院子现在无人居住，已经等于废弃，好在几孔窑洞还没有坍塌，而窑洞里还摆放着六叔的几件旧家具。当二叔吆喝着把做好的花圈和纸人、纸马从窑洞里拿出来，摆放在院子里时，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极不吉祥的感觉，觉得好像死了人一样。这感觉产生得很突兀，但想想其实又并不突兀，因为我在老家是经历过办丧事的，包括十二岁那年给我的父亲。所以，一看到这种场面，就难免不由自主地产生联想，产生这种感觉的。然而，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不吉祥的感觉，竟很快得到了应验，而且应验到了我母亲的身上。

中午就开始忙活炒菜，准备招呼一下乡亲们，好在“烧纸”时捧个人场。我们这次回来买了不少的新鲜蔬菜和鸡鸭鱼肉，准备的可谓丰盛，特别是各类新鲜蔬菜，乡亲们很多在冬春季节见

都不曾见过。这也是我母亲的意图。我分析我母亲的心理，大概也有点想让乡亲们对她刮目相看一回的意思。因为，自从父亲过世后，我母亲在村子里一直抬不起头来，觉得活的不如人，还常常遭人的白眼，活得真是很可怜。而母亲这样做还包涵有可怜人也有抬起头来的一天的成分，她仿佛想让乡亲们知道，她的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，也活得像个人样儿了，因为她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孩子们个个都有了工作，而一个有工作的人，在乡亲们眼里就是高人一等的人。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母亲这样做有些显摆，但作为儿子，至今我也不会这样认为的。我觉得，这是一个身处社会最底层，饱受苦难和遭受过屈辱的人找回人格尊严的别无选择的方式。其实，我母亲原本是一个一直在为寻找尊严而活着的人，一个为寻找尊严活着的人，无疑就是活得有尊严的人；而每一个为尊严活着的人，这样去做，我都能够理解的。所以，我不认为我的母亲做的有什么不对，即便是“显摆”，也是能说得起过去的，尽管母亲此行，像被一阵风刮走了生命，但，这跟那不是一码事。

菜炒好准备上桌的时候，已是中午。此时，院子里进来了一个游走江湖的生意人，他是个卖花椒的。母亲听见来了个卖花椒的人，就想她带来的花椒可能不够用，于是出来看看打算再买点。但在母亲刚抓了一把花椒，嗅了嗅花椒成色的时候，就像被花椒传染了一样，突然感到一阵手麻，叫了一声：哎哟，我的手咋麻了！就坐在了院子里。当我们跑出来把母亲搀扶到屋子里时，母亲只说了一句，她的胳膊整个都麻了，就再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……

刹那间，一切全都乱套了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灾变，我也一时慌了手脚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而此时院子里来的客人很多，但人愈多愈乱套，有的说不要紧，可能被我父亲“冲”了；有的说，可能遭花椒“冲”了，听说新鲜花椒闭人气呢……